

(第一四二號)

日淺再變

——自去歲十二月以來——中運輸、近亦漸呈

[illegible]

(遲息)

從處罰圍戶說起

赤子。

在這個動亂未定的時候，一切物質的供應本來就不能夠均衡，如果再加上一般賤賤、良的國貨，把這些已需求過於供的物質囤積起來，所以益呈缺乏的現象，甚至有些物品，簡直缺乏到銷路匿跡的境地。根據一物話稀貴貴的一句話而論，某一種物品只要能夠暢銷，或稍感缺乏，於是奸商們認爲奇貨可居，就把這某一種物品完全藏匿而秘不出售，但祇將物品的價格提高而售，我思這

國人的精神斷說，事實勝於雄辯，也許般的眼光，比我所見到的，更透澈，更詳細。

在今日做生意的人，實在比幹那一行都強，即或是不賺良心來做其正當的生意，最低限度的衣食問題，足可無所顧慮。從前做生意的人嘗有這麼一句口頭禪，說做生意只不是博得一蠅頭之利而已。蠅，本是一個渺小的動物，至於僅僅及於蠅頭，則其渺小程度

，可以想見。可是世事的變幻，往往是難以逆料的，徵諸今日事實的表，每一種物品增強的成數之巨，簡直使人有一恍如隔世之感，假使依照從前一蠅頭之利而進而擬之於今日商人爭博得的利而論，足可稱得上一句：「虎頭之利」了。

照理，商人們處在如此優裕的情況下，本可安守本分的享其餘利，（這裏所謂之商人，並非一概而論，能够安守本分的商人，

的心，以現在他們所博得的「虎頭之利」，未必就能夠滿足他們時慾望。職是之故，在物價日趨高漲的趨勢下，而更有操縱鰲頭囤積居奇的新花樣出焉。

在本市，這種非法的囤積之風，也並不自今日始。記得去年十一月份，本報「社會服務」版上，載有諸葛由君的一篇「糖」字文字，他把很明白的弊端剖晰得很明白，在諸葛君君所以「要寫那一篇文字」立意，原想揭穿處



征韓之役略過梁山村梅花開折
一兩枝馬上帶之 釋俊岳

萬國平夷忽促還。 春來日日度羈山。
攬頭只插梅花去。 自說江南有伯顏。

那珂寺樓邊望 西山 德川光圀

放眼賓樓上望。 灰楸木兩全忘。

詩——杯看蒼海窄大地。不若道遙何本鄉。

心。毒辣，較之毒蛇猛獸，又有何異？

最近，看到了當局處罰國片的新規，這不啻是一格大快人心之舉，不是上面所說的國貨物品，只有很少數的幾種，這實在是太

便宜一般好看了。歸國計民生着想，社會恨不就容許這刮脂膏，吮血汗的鬼蠱虫的存在。所以我希望當局再作徹底底調查，更希望對商們再作更嚴厲的識罰！

不若道遙何本鄉。

場，以馬革裹屍還葬，一我嘗廢書嘆，那時我的志願就已確定。

現在國家多難，內受赤匪，游擊隊的騷擾，實行牠驚性的衝動，一檣大搶，大殺，民衆遭受空前未有之

印

語云：「聰明難，糊塗亦不易。」這意思就是說：聰明固然很難，就是糊塗也不是一件易事。

雖然聰明難，但人總是想聰明的，而誰又願做糊塗呢！本來有一聰明的人，讀更自矜其天之所賦，才疏精神，一點虧都不吃，但又惟恐別人不知他的聰明，而愈誇他的聰明，這是一聰明的人，已是如此就是本本糊塗的人，誰也說不清

鄭板橋先生說：「生得糊塗，死得明白。」

我有一位姓胡的朋友，他做糊塗，胡音，而名胡塗，不免有牽強附會之感。但他已署名胡塗，而不言胡塗，這精神，已是够佩服的。自己承認自己糊塗，總算是不多得了。

活在這個時代裏，不能糊塗時好，生就妨礙點糊塗，損何況能有真正的糊塗，與此自

的地位，似這樣的，我們國家民族，實已臨到了生死關頭，凡屬華裔，自應發起救國，吾祖國光榮的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我大着先賢名言，堅定我的志願，是有今日之告，告別之舉，母親，原諒我要愛國熱忱之驅使，才不辭其愧一切罪愆或幸福，於水深宮中離別了慈祥的你和可愛的家園、母親，別了我此去何處，不能肯定，但總不

客浪滄

得無樂。那自
月無樂。那自

別離

客浪滄

母親！我小的時候，讀到班超的傳記，從從，就異常感動。後讀馬援傳，他說：願對死疆海濱的勳勳者，一

我仁慈的母親啊！我的志願是如確定了，我在合源寬此信時，我將中蘊藏着無數要說的話，但我腦中的思想素亂，複雜愛國心緒，怒潮

作殊死的決鬥。

我仁慈的母親啊！我的志願是如確定了，我在合源寬此信時，我將中蘊藏着無數要說的話，但我腦中的思想素亂，複雜愛國心緒，怒潮

參予國家對英美等的工作，與白

奇命大養哲
巧卦六希學

之名對於花柳傳
 婦人不育及切
 疾等症皆能包醫
 瘰癧退還曾醫
 多人恐患是病者
 此良機云坤寓呂
 獨雷祖廟內
 胡大生
 葉甫道
 同啓

采 藥

[illegible]

▲元三幣新設代 元二幣新設日

王 司 祿
何 玉 鳳
張 小 樓
劉 春 童
王 少 娟
王 少 舫
劉 麟 童
羊 得 青

萬里全長本城

潘 金 蓮



獅子牙粉